



ELLE × 刘诗园

在为ELLE创作这两幅作品时，刘诗园还是用她常用的Google Images工具搜索关键词，从一种观摩和学习的状态开始。对她来说，两件作品中的悲伤感和幽默感占据了同等的重要性，所以它们表现的更多的是冲突，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想法。



刘诗园：当艺术成为生活本身

从步入艺术的大门，到成为国际艺术界最受瞩目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，对刘诗园来说，艺术是个早已有了答案的选择题。ELLE邀请她以高跟鞋为元素来创作作品，也和她聊了聊她眼中的风格、灵感，还有已经成为她生活本身的艺术。

撰文：金铭 编辑：笑天

今年1月，巴黎郊外刚落成不久的路易威登基金会举办了《本土：变革中的中国艺术家》展览，这是近10年以来在法国举办的首次大型中国当代艺术展览。12位最能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艺术家应邀参展，刘诗园是其中最年轻的艺术家中一位，也是仅有的两位女性艺术家之一。

1985年出生的刘诗园，至今已经在北京、上海、旧金山、哥本哈根和都灵举办过个展，参加过的群展更是有长长的一串。她被视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年轻女艺术家之一，8月在上海龙美术馆开幕的《她们：国际女性艺术特展》囊括了古今中外、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重要的女性艺术家，刘诗

园也受邀展出了她的摄影作品。

她的作品里时常出现花和水果这些原始的、儿童画一般纯粹的元素，摄影、图像拼贴、装置或录像像是她最常用的形式。她在个展《像泥巴一样简单》里玩起泥巴，把泥巴塑造成奶酪、黄油、面粉团、肥皂一般的形态，模糊了看似迥异的物体之间的边界。而在《本土》群展上，刘诗园的一件装置作品用各种图案的毛毯拼贴铺满了一个空间，内置的声音装置不断追问同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要快乐？

而对刘诗园来说，艺术则是个早已有了答案的选择题。小学二年级开始参加素描班和摄影班，然后从徐悲鸿中学到央美附中，从中央美院再到纽约



刘诗园

1985年出生，中央美术学院数码媒体艺术系、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摄影系毕业，现生活工作于中国北京及丹麦哥本哈根。

视觉艺术学院：一直以来，艺术就是她的全部。成为一名艺术家好像是一个必然的结果，可是刘诗园依旧没办法和你谈论艺术究竟是什么东西，在她眼里艺术很模糊，永远无法给它下定义，这也正是她觉得艺术最好玩的地方。而她的艺术就是要把这种感觉转换成别的什么，“一种更有力度冲击”。

“就在1小时前，在丹麦的一个小岛上，我坐在院子里喝咖啡看日落。”当被问到什么给她灵感的时候，刘诗园给我们描述了如此日常的一个场景。她眼中画不出的那些颜色，来不及用相机捕捉的风吹散了的花叶，记录不下来的树丛里的飞虫的运动轨迹，这些感觉倏忽即逝，像酒后的不真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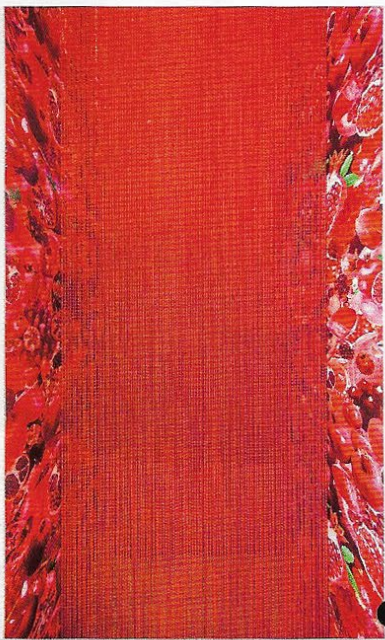
成长在北京，留学纽约，婚后又和丈夫孩子一起移居丹麦哥本哈根。作为一个全职的艺术家，刘诗园并没有某一个固定的工作室，家或者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她的创作场所，艺术和她的生活早已融为一体。像她自己说的：艺术就是生活吧，是戒不掉的瘾。

ELLE：说说你为ELLE

创作的两幅作品吧。为什么选择高跟鞋来创作？又为什么和宝宝的图片放在一起？

刘诗园：新创作的这两件作品中的悲伤感和幽默感占据了同等的重要性，所以它们表现的更多的是冲突，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想法。在创作的过程中，我小心地把握分寸，希望这两件作品既不那么冷漠，但也不失严肃，能在嘻嘻哈哈的感觉之上带有一丝无奈的悲伤。女人的高跟鞋是刻意的后天的一种设计。然而婴儿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一种“设计”，他们对生活有着最原始的要求。有了孩子你就知道其实大自然已经帮你做了大部分的工作，一切就绪，而你只需要忘掉其他，变回最本质的状态，去配合，去理解。

1. OMG Welcome!
2015, 装置
2. 范围之外,
2014, 摄影装置
3. 仙境,
2016, 摄影



ELLE：“蓝绿黄”那幅作品呢？哪些物品和你的关联是什么？

刘诗园：那些物品和所有的人都有关联，它们就是超市货架上的、网店首页的，你每天不经意地被动接受着的东西。它们就在你的大脑里，即使你不去想，它们也在。它们承载着一定的美学价值，它们实用，有些经久不衰。但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你个人能控制的，能选择接不接受的，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，一件商品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一个人。

ELLE：你喜欢穿什么风格的衣服？艺术会影响你的衣着风格吗？

刘诗园：我喜欢穿简单又好玩的服饰，有点怪的，美中带丑的，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好看的衣服哈哈，这样每天随用手摸到哪件就穿哪件比较刺激。

ELLE：“不费力的优雅”是ELLE崇尚的风格，对你来说如何实现“不刻意”呢？

刘诗园：不在意别人也不在意自己想什么的时候，是最不刻意的。这很难，因为大部分的时候你都是刻意的，甚至当你刻意地表现为不在乎的时候，也是一种刻意。所以这更关于一种生活态度，是要从最根本最深处做到不刻意。

ELLE：如果没有成为艺术家，你会做什么？

刘诗园：我最近总在想如果我不是艺术家会怎样，尤其是生了孩子之后，觉得艺术未必是我一生所追求的唯一一件事情。我一直想要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改变，对之，曾经艺术是有效的，现在还是，但以后未必是。我给了自己两个选择。如果我不想太多挑战自己的能力，我想当室内设计师，这是我能越做越上瘾的事。如果我不做“懒人”，继续坚持自己以往的哪条路难走走哪条的方式，那么我想开一间工作室，与科学家合作，研究各种新的材料，用于制作衣服的，用来吃的，可随身携带的，等等，把科学也变成一种设计。■■■